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大宗師第四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摠寧摠寧也者摠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聃聃聃聃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

寥寥聞之疑始

郭註外猶遺也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外生則都遺之也遺生則所遇即安豁然無滯見幾而作斯朝徹也忘先後為見獨無古今與獨俱也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無係無惡則無死無生矣任其將迎故無不將迎任其毀成故無不毀成夫與物冥者物榮亦榮未始不寧榮而任之莫不曲成也自聞之副墨以至玄冥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又推寄於寥寥玄之又玄也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故七重而後及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呂註人聞道則憂患不能入所以年長而色禔有聖人之道者得其大本大宗有聖人之才者能以是道推之天下國家也卜梁倚有其才而無其道故守而告之由粗以至精已外天下而後外物外物而後外生外生而後朝徹言沈冥於有身自省至是徹而為且也見獨者彼是莫得其偶無古無今參萬歲而一成純也不死不生則

死者我殺之而我未嘗死生者我生之而我未嘗生將迎成毀雖皆摠之而我未嘗殆故名曰摠寧摠寧者摠而後成者也適以體之為正則文墨所論者乃其副也洛誦謂綿絡貫穿而誦之子孫者言道之所生在乎此也瞻明見理之明聃聃蹈而行之也需役需物而使之於謳詠歌以樂之也自副墨至瞻明學而有所見自聃聃至於謳行而至於樂然皆未足以為道之體玄冥則無見無知寥寥則無亦不立疑其為始而莫知其為始乃其所以始也  
林註道者命之配才者性之能有聖人之才已盡性矣有聖人之道則至命也言聖人之才非無道也出而濟世所主者才也言聖人之道非無才也入而無為所主者道也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引之而入於無為似亦易矣猶守而告之三日然後外天下七日而後外物九日而後外生天下與物忘之猶易生者人所難忘外生則不生而能生是為道之極致夜氣存而

朝亦徹之然後能見獨獨者離陰陽而無  
 偶見非目之所及也無古無今非世變所  
 推不死不生則至於命矣命物而不命於  
 物能殺生者也物物而不物於物能生生  
 者也其為物也亦強名故任物之將迎成  
 毀也夫物為物所撓則動亂而不寧唯道  
 則撓而後成也副墨翰墨貳本洛者出書  
 之地誦者記習之也瞻明有見而明理聶  
 許附耳而相許也需役有待而行於誦見  
 於詠歌玄者妙之體冥者明之藏參者一  
 所以絕有二所以絕無冥者空寂之名而  
 後疑無是始也製此九名以喻聞道必有  
 漸也  
 詳道註物者身之累故外物而後能外生  
 生者道之累故外生而後能朝徹蓋夜氣  
 不忘故朝而能徹道無與偶故所見者獨  
 合古今為一時通死生為一貫則無將無  
 迎無成無毀純氣不虧於內萬物莫撓其  
 外而色若孺子不足怪也彼生之徒則殺  
 生矣而殺生者不死彼殺之徒則生生矣

而生生者不生其為物也往者無不將來  
 者無不迎成者無不毀覆者無不成此以  
 撓而成者也  
 碧虛註有聖人之才質必資聖人之妙用  
 蘊聖人之妙用必資聖人之才質若守朴  
 不變未可言其備守而告之謂其可傳也  
 外天下則知土苴之可遺外物明緒餘之  
 不足顧外生者悟暗聽歸之虛幻朝徹者  
 獨見曉焉見獨視道無匹也無古無今通  
 萬世也不生不死復於宗也殺生者不死  
 生生者不生謂戮貪生之賊者身存進益  
 生之妄者速死也物榮而已寧隨成不能  
 傾副墨教典也洛誦習讀也見理曰瞻明  
 耳告曰聶許需役則待用於誦則詠歌玄  
 冥謂幽漠參寥謂造極疑始則莫知其未  
 始有始也  
 趙註外天下外物外生三者同一外但由  
 粗而精耳既能外生固不網照所謂朝徹  
 也朝徹則所見者卓所見者卓則古今常  
 存古今常存尚何生死之有列子生物者

不生化物者不化正明此理自將自迎自  
 毀自成一任乎物之自然而無不將迎無  
 不毀成未嘗不與物接也榮擊者人為此  
 語所繁絆忽有所悟眾理皆解是撓而後  
 成也子參又問何從而聞斯語副墨書也  
 洛誦言也瞻明視也聶許聽也需役行也  
 於詠歌也玄冥默會參寥求之於遠也疑  
 始意其有初皆寓言也  
 虞書云道與才俱全五帝三王之外伊尹  
 周公孔子而已三日七日九日不必強解  
 但言一節高一節耳朝徹者曾中朗然如  
 平旦澄清之氣見獨者自見而人不見也  
 無古今則無死生矣殺生不死生生不生  
 言雖殺之而不為死生之而不為生也無  
 將迎成毀即是自然而然而雖撓擾亂  
 之中而其定者常在是撓而後成也因言  
 而後書之簡策則墨之副也苞絡而讀誦  
 之依文而讀音文而誦猶子生孫也後文  
 同前解謂道從讀書而後有得做出許多  
 名字到了歸之造物玄冥有氣之始參寥

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蓋言道雖得之於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有者也

道者所以建中立極啓迪人心才者所以開物成務恢規創業聖人以天下為心任教化之重於斯二者蓋不可偏廢焉權夫二者之重輕則寧處道而有餘無或流於才勝所以女偽之化卜梁猶守而告之恐才之障道而難入也始外天下特遺其粗外物遺其在彼者外生遺其在者在我猶遺則無所不忘矣朝徹明物之所未明見獨觀物之所不觀無古今則時不可拘無死生則形不能定以死為危則不能殺生以生為患則不能生物矣唯其無將無迎無成無毀所以無不將無不迎無不成無不毀也其名為撓寧郭氏撓同榮今定如字人處世間日與物接罕有不撓拂其心者衆人則撓之而亂聖人則撓之而寧之而亂道之所以喪撓之而寧道之所以成也亦猶常應常靜之義但立言頗

音後文副墨至疑始諸解備悉茲不復贅

子祀子與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與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願隱於脊有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沍其心間而無事踣躄而斃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子為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而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郭註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順任而去世謂

之失安時處順謂之懸解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能解則無所不解也天不能無晝夜我安得無死生而惡之哉

呂註曲僂發背至句贅指天言病之拘攣而可惡此特陰陽之氣有沍耳其心閉而無事是以雖踣躄而不害於鑿井鑿井者反照於性之譬又將以子為此拘拘若厭其生而以發子祀之問浸假而化者凡三而予之所謂者則一此所謂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予何惡哉以無有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神則轉之者也故以尻為輪以神為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生之來不能知則得者時也其去不能禦則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無所懸此所以為解也若非時而求當順而逆則是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者也來不能却去不能禦則知物不勝天矣吾何為惡之哉林註四人皆知道之士能以無有生死為一體遂與為友自由僂至指天言子與之病狀人受陰陽之氣而生今有此疾是二

氣災沴之所致然形雖有疾心閑無事跡  
辭鑿井歸之造物欲顯物理故寄於嗟嘆  
耳夫身屬造物則隨陰陽之變浸假而化  
臂為難為彈子因而求時夜鴉爰浸假而  
化屍為輪神為馬子因乘之而不辭蓋隨  
化而安何所違哉有生死則有得失得非  
我得係乎時而已失非我失順乎理而已  
此所謂懸解有生則懸無生則解也子與  
謂使我如此者天也天者物之所不能勝  
吾何惡哉

詳道註首與脊尻高下不同而同於幻形  
無與生死去來不同而同於幻事此所謂  
死生存亡一體者也左陽主生故左臂言  
為難右陰主殺故右臂言為彈得為可樂  
而安之不為樂所動失為可哀而處之不  
為哀所遷有哀樂之謂懸無哀樂則懸解  
也夫水性非凝也凝而為冰則水失其所  
融土性非立也立而為墉則土失其所安  
人性之結於物亦猶是也要在解之以復  
其本而已

碧虛註以七尺之軀即太空之體無有死  
生存亡而一貫之也莫逆於心逆則非友  
矣左臂為難因而求司晨右臂為彈因而  
求鴉爰屍柔陰以喻輪神強陽以況馬子  
因乘之而遊豈更駕哉死生猶外之而况  
哀樂乎得其變則乘時而動失其化則委  
順而靜此乃達觀明脫者也其不能自解  
者為死生變化之所結縛也

趙註子與舉化難化彈輪馬之喻因而求  
時夜鴉爰乘之而遊固無是理但借以明  
浸假化而為異物不過順物所宜而已何  
容心哉繫者為形係累解者吾今而後知  
免也  
庸齋云首脊尻只是首尾始終人自無而  
有既有有而後有生死也偉哉已下皆言  
其病狀使我為此拘拘者造物也浸假一  
段最奇言假使造物漸漸化子之身以為  
他物吾將因而用之此即順造化而無好  
惡之意是雖寓言亦自有理懸解者心無  
所係者不能自釋者有物結之萬物豈能

勝自然之理哉

按此四人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  
尻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與之為友與  
庚桑楚篇始無有而有生俄而死以  
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無  
有死生之一字者吾與之為友義同諸  
解論之詳矣下文郭氏從有沴為句餘  
解因之音義載崔氏本從其心為句閑  
而無事屬下文亦自有理人之團形天  
地間已為造物所拘而今所病學拳若  
此是又為形所拘也雖陰陽之氣有沴  
於外而心閑無事跡辭鑿井始嘆為形  
所拘似亦未能忘情終安於天所賦則  
亦何惡之有假使化子之臂為難彈因  
而求難彈之實假使化子尻神為輪馬  
因而求輪馬之用既入化機當隨所遇  
而任之其可拒邪得者時失者順即是  
適來夫子時適去夫子順也此所謂懸  
解懸則係於造物解則造物不得以係  
之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以結之唯順

自然之理而不折不距可以解此結縛  
故曰物不勝天也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  
之子輩往問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  
曰偉哉造化又將矣以汝為將矣以汝適以  
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  
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  
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捍矣彼何罪焉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  
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鑊鄒大冶必以為  
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  
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  
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  
遽然覺

郭註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  
將化而死無為怛之自古或有違父母之  
命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者也當死非所禁  
橫有不聽之心適為悍逆以速其死非死  
之罪也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理常

俱也人耳人耳唯願為人也金之踊躍世  
知不祥生非故為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  
亦妄乎人知金之有係為不祥明己之無  
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寤寐自若而不  
以死生累心也

呂註鼠蟲人之所甚賤而氣形之散為肝  
與臂又其所惡者也於斯時也問以所賤  
所惡蓋以考子來之所安知陰陽之於人  
不翅父母而聽之知大塊之息我以死而  
善之則安用問其美以汝為美以汝適邪  
夫躍冶之金人必以為不祥人之願為人  
也亦然今一以天地造化為鑪冶則鼠肝  
蟲臂無往而不可吾何容心哉成然寐遽  
然覺言死生之際若寤寐之從容不為之  
變也

林註鼠肝蟲臂物之微小者與齊物論蛇  
蚘蝮翼義同言造化之變無窮人所不能  
知也子之於父唯命之從而不敢違人受  
命於陰陽奚翅父母死生變化亦聽之而  
矣或為鼠肝或為蟲臂隨所遇而安彼造

化者近吾死安敢拒捍苟或拒之罪在於  
子彼何罪哉

詳道註鼠肝怒之存乎內者也蟲臂怒之  
見乎外者也人生天地間欲捍陰陽之命  
而莫之聽何異乎鼠肝蟲臂乎陰陽之於  
人不翅於父母而不可不從也以身營冶  
金不可以踊躍而必為鑊鄒凡以明其無  
喜怒於生死耳

碧虛註道在屎溺而況於鼠肝蟲臂乎世  
之違尊親之命者謂之不孝則違變化之  
理者豈曰順道邪造化近吾死若不聽而  
抵捍者是自恃其天真於化何罪譬夫大  
冶鑄金純猶不可違化豈得違哉成然寤  
交則寐遽然形開則覺交開之形雖殊寂  
寞之性一也

趙註美以汝為美以汝適言無所用汝也  
將化為鼠肝蟲臂之微不可知也鑄金為  
劍唯大冶之所為犯形為人唯化工之所  
命為鼠肝為蟲臂吾又安能知之哉成然  
寐全歸之義遽然覺蘇醒之義也

膚齋云鼠肝蟲臂言物之至小者便是趙州云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草之論唯命之從不聽則揮即前段物不勝天之意鑄金之喻亦奇絕實誼陰陽為炭萬物為銅自此中出成然寤遽然覺以生為寐以死為覺却下六字如此結上一段文意真奇筆也

古之所謂友者唯其莫逆於平日故能規正其將死當子來妻子環泣之際叱之使避無驚其化則異於常人之所為矣又語以人處世間萬物之一而所謂人者不知其幾億萬計則何以汝為此又釋其滯念而開其曠懷也鼠肝蟲臂言生之至微而不足道者設使造物所命亦安之而已其可距乎於此有以見灼知生死之理則無適而非樂無時而不安推其緒餘足以濟朋友之危解世俗之感豈小補哉大塊載我以形至善吾死也重舉前文以證蓋慮常人之情畏死而不得免則預為他生之計毫釐

係念萬劫縈纏譬夫雖治之金亦抵以異而鑊錮不可必得矣是以至人以天地為爐造化為冶萬化無極吾與之無極何必曰人耳人耳而憂其不得邪又沉於鼠手蟲子肝手臂乎觀古人之所以自處者若此則豈生死所能拘蓋以生為寐死為覺故也以死為覺則何時而非覺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大宗師第五

名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熱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及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使汝往吊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